



大河呼啸

河南民兵革命斗争故事

目 录

- 亮牌……………王保源(1)
- 吴焕先下山……………马 勇 丁 一(19)
- 滴血石……………涂白玉 周百义(36)
- 小鹰……………树 林(54)
- 闯关……………张华荣 何宪伦(71)
- 春会上的枪声……………满永振(86)
- 夺关……………浙武政 丁 丙(104)
-
- 夜闹杨宅……………邱文海(118)
- 风雪方山……………汲宣武(138)
- 虎口夺煤……………马法新 李志林(153)
- 石娃和竹叶……………常汾天(170)
-
- 望漳楼……………齐 放 自 录 好 堂(185)
- 雪岭山歌……………侯献棕(203)
- 军鞋……………唐贵知(221)
- 官四大娘……………滑武宣(235)

特殊的战斗	张长安 李逢春 王培芳	(249)
百灵渡	丹 武 胡 建	(266)
金蝉脱壳	刘本清 王子平	(278)
运输线上	劲 宣 发 国 振 湘	(295)
取枪记	李明远	(309)
将计就计	乔兴运	(319)
双鹰展翅	王 全	(335)
天罗地网	魏枫林	(356)
桐柏山的猎手	孙建英	(370)
活捉“猫头鹰”	江方聚 周建平	(389)
后记		(397)

亮 牌

王 保 源

一九二七年三月初三日的清晨，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了，正在酣睡的直系军阀第八军驻确山的旅参谋长李省三被惊醒。他懒洋洋地抓起听筒，刚挨近耳廓，身上好似触电一般，立即从床上弹了起来。耳机里传来旅长从信阳打来的电话：

“……吴大帅正调援兵南下，准备在确山一带设置防线。我旅在信阳一线作战失利，不日内将撤回确山，与北伐军决战，望你率留守官兵，固守城池，严密防范，切勿疏误……”

李省三神情恍惚地放下听筒，心里说：固守！固守！你们主力在信阳被人家打得丢盔卸甲，却让我们这一点留守人员固守，真是岂有此理！这时，“嘀铃铃……”电话铃又响了，这回是东门城楼哨兵的紧急报告：“参谋长，不！不好了，东门外升起了农会的红旗！”李省三暗吃一惊，顾不得洗脸漱口，披起军衣，赶往东门城楼，用望远镜向东眺望。只见离城三里远的操练场上，一杆缀着白色犁子的大红旗高高飘扬，旗帜一旁竖着几个大字“确山县农民协会”。李省

三万万没有想到，在这个时刻，这个使吴大帅丧胆的旗帜，竟会升在自己的眼前，顿时感到不寒而慄，仿佛望远镜里的红旗一下子化成了熊熊燃烧的火球，正朝他袭来，使他头晕目眩，心惊肉跳。恰在这时，伪县长王少渠拿着一张告示，神色慌张地登上城楼，见面就嚷：“糟了，糟了，参谋长，快看农会的告示。”

李省三接过告示一看，上写：“全县农友须知：兹定于三月初三上午，在东关操练场举行全县农民协会亮牌大会，务请各保农会，届时参加。此布。确山县农民协会主席马尚德。民国十六年三月初二。”

王县长介绍道：“参谋长，这个马尚德是属辣椒的，我在开封时就领教过他的厉害，有胆有识，能说善辩。他回确山不到半年，竟然把四乡各保的红枪会归并到农民协会里边，真是不可思议！这次如让他们亮牌成功，将会如虎添翼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”

“哎呀，你们军政两位首脑原来都在这里哪！”随着说话声，垄断确山财政大权的魏、楚、何、田四大劣绅也一齐奔上城楼。他们喘息未定，便一个个争相报告：

“参谋长，王县长，不得了啦！一清早，俺门上就贴了农会头子马尚德的条子。”

“他还勒令我们，今天统统到操练场报到，还说……”

“还说，要俺们接受大众的审判。”

“若不去，还要受农会的严厉惩办！快想法救救俺们吧！”

四大劣绅的话音还没落，李省三的副官匆匆跑来：“参谋长，有你一封信。”李省三接过信一看，上写“李省三亲启”，下处却没有发信人地址，却写着一行小字“礼尚往来，一见便知”。他急忙拆开，原来是一张贴在大街上的缉拿马尚德的通缉令。只是上面的“马尚德”三字已改成“李省三”，“悬洋五千元”涂成了三个墨蛋蛋，最后写有四句话，王少渠朗诵出声：“‘谢君慷慨出高酬，悬洋五千买吾头，吾头价高君头贱，只值三个驴粪球。——你想念的人’”。

“这是马尚德写的！”一劣绅首先叫道。

“别说了！”李省三怒喝一声。他气得“嚓嚓嚓”将通缉令撕个粉碎，从牙缝里迸出一句话：“不活捉你马尚德，我死不瞑目！”

王少渠趁机怂恿道：“要捉马尚德，眼前就是机会，只要参谋长率领守城弟兄，突袭操练场，就能活捉马尚德，挫败农会亮牌！”

“对，对，一箭双雕，两全其美，参谋长快出兵吧！”

李省三心一横，立即准备向副官下达出城的命令。可这时他猛然想起自己信守的格言：“人在怒中铸大错”，心想：当前局势对我不利，信阳朝不保夕，敌众我寡，援兵又迟迟不到，马尚德既然敢于这样大张旗鼓的亮牌，必定早有戒备，确山乃是孤城一座，出城作战岂不是盲牛入海，飞蛾扑灯？我看，只要麻痹农会，拖延数日，等到增援部队一到，再动手不迟。想到这里，他狡黠地说：“不，不，我们不但不应出兵，还得和马尚德交个朋友哩！”

“交个朋友？”四大劣绅和王县长面面相觑，不知所措。

二

昨天农会主席马尚德接到上级党的指示：“北伐进军势如破竹，信阳全线大捷，数日内即可挥师确山。吴佩孚兵困河南，前进无力，后退无路。确山是中原要冲，特指令你县农民协会趁敌人援兵未到，三日内占领县城，卡着敌人南北交通的咽喉，截断信阳残敌的退路，为北伐军打开通道。”

马尚德接到指示后，立即开会研究，决定举行全县农会大亮牌，进行攻城总动员，并且派一部分农军埋伏在东门外南山坡的丘岭蒺藜地段。敌人如果出城镇压，可以前后夹击，一举歼灭，顺势占领县城。如敌人龟缩不出，就包围县城，虚张声势，引蛇出洞，这样既避免攻坚战，造成重大伤亡，又充分发挥农会人多势众的长处，陷敌于农民运动的汪洋大海之中。

今天，太阳一竿高的时候，四路农民军已经在操练场会齐。只见人山人海，红黄白绿四种旗，色彩鲜艳，随风飘舞。农会主席马尚德穿一身粗布裤褂，背插一把七星剑，威风凛凛地跨上方桌。顿时全场鸦雀无声，一齐把敬慕的目光向他投去。一位农友向身旁的同伴小声说：“老哥，别看他才二十三岁，天下的大事无不精通，听说他在省城里还领导过洋学生造反呢！”

“可不，我还听过他在夜校里讲的课哩，人家说的真在

理，听着比喝蜂蜜还舒坦哪！”

“听，他要讲话了。”

马尚德立在方桌上，四下看了看秩序井然、威武雄壮的农军，顿时心情十分激动，升起一股革命豪情。他激昂地将手一挥：“农友们，你们听，革命的炮声已经在离我们二百里的信阳打响了，革命军不日即可挥师确山，军阀的统治即将崩溃！”

“哗……”农军欢呼跳跃，掌声如雷。

马尚德等人们稍安静下来，又问大家：“农友们，在这决战的时刻，我们应该咋办？”

“干！”台下的农友不约而同地喊出一个声音。

“对，只有千万农友的崛起！干革命！才有劳苦大众的出路，我们用双手去推翻压在大山，开辟农民翻身的新天地。我们农会今日亮牌，就是要与县城的军阀统治作一次决胜的战斗，夺回农民失去的土地，夺回人民的大印！”

农友们听到这里，群情激奋，摩拳擦掌，一个个斗志昂扬地等待决战的命令。这时，独臂赤卫队长柳单要，甩着一支空袖筒，匆匆走来，扯着大嗓门道：“尚德，火神庙上的旗号为啥还没动，真急死人了！会不会出了毛病？”

马尚德安排农军就地休息待命。随同柳单要登上架在椿树上的联络台，往远处火神庙一看，一面三角小白旗仍然挂在那里。这说明敌人还无动静。

柳单要求战心切，一见这面小白旗，心中就急如火燎。尚德却笑了笑说：“性急喝不了热稀饭。我也恨不能立即将

敌人调出城外，一口吃掉。敌人不会那么听话，尤其是象李省三这样的顽固家伙，又非常狡猾，如果咱们不多几个心眼，他是不会轻易上钩的。你通知各路指挥到这里再仔细研究一下。”

三

太阳渐渐爬过树梢，在联络台上瞭望的洪大勇，突然高叫一声：“白旗落了！”

这一声喊叫，使正在焦急等待的农军都动起来。柳单要好似被弹簧抛起来一样，朝着洪大勇直喊：“又升起什么旗？”

洪大勇答：“升起了黑旗！”

人们知道，黑旗的信号说明敌人的城门开了。大家屏着气，听洪大勇继续报告。操练场上异常静谧，丢下一根针也能听到响声。过一会儿，洪大勇高声喊道：“红旗，红旗升起来了！”

红旗信号表示敌人已经出城了，农友们一听，都自动拿起了长矛、大刀，作好了战斗准备。柳单要将外衣一拽，从背上拔下大刀，请求道：“尚德，这里升起行动信号吧？”

尚德没有说话，快步登上联络台，又仔细观察了一会。这是他的习惯，每逢下达命令前，他都要亲自检查一遍，确实感到万无一失了，才果断地下达命令。就在这时，他忽然发现在小红旗升起的地方又升起一面小白旗。这是疏忽么？不，这说明发生了意外的情况。他忙吩咐洪大勇攀到树

顶向东门瞭望，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洪大勇看了看，报告说：“城里出来一小队人马。”

尚德问：“有多少人？”

“约摸二十多人，不象是当兵的。中间好象有顶大轿。”

“队伍后面还有人吗？”

“没有了，东门已经关闭！”

马尚德听完这异常的情况，踱着步子沉思起来：李省三为何没派大队人马出城？出城的这一支小队是尖兵吗？那为何不带枪支？是侦察吗？为何明目张胆？为什么还坐着轿子？一会儿，他好象找到了打开秘密的钥匙，心情豁然开朗了，他马上对身后的柳单要示意。

柳单要忙把小红旗递了过来。马尚德说：“不，升白旗。”

“错了，红旗才是行动的信号！”柳单要提醒道。

“不错，升起白旗，不让伏军暴露，放那一队人马进来。”

柳单要着急了，问：“咋，不打了？”

“我们的主要对手是李省三的军阀兵，他既然龟缩不出，又派来小队人马，其中定有阴谋，让他们进来，看他们要表演什么把戏。”

树上又传来洪大勇的报告：“那一队人马直向操练场奔来。”

马尚德立即吩咐大家：“敌人到了，文来文对，武来武对，要看我眼色行事。”

随着一阵吹奏乐声，一顶紫色丝绸软轿在差役的簇拥下
来到操练场，穿过人群，一直抬到离讲演桌不远的地方停
下。差役将轿帘撩开，又撑开大红伞，遮住轿门的阳光，随
后从轿内走出一个又矮又肥的人来。此人身穿绸缎马褂，头
戴礼帽，眼挂金丝眼镜，手拄文明棍。马尚德一眼瞅出，这
人正是伪县长王少渠。

伪县长被两个差役搀扶着，好不容易爬上讲演桌，眼睛
向操练场扫视一遍。他看到农民虽多，但手中的武器不过是
些长矛、大刀，心里不免嘲笑参谋长过份忧虑；一路上那种
深浅莫测的惊悸心情消失了，渐渐又恢复了他那县太爷的派
头。他干咳两声，拉起官腔来：

“诸位乡亲们，全县农军亮牌，此乃确山县的一件大
事，本职特来恭贺，并代表县府授予农军‘确山县农民自卫
团’的称号，以示关怀。”他一摆手，差役们把一块用红绸披
盖的木牌和一个油漆木箱，抬到近前。王少渠掀开红绸，木
牌上写着“确山县农民自卫团”八个大字。然后打开箱盖，指
着满满一箱银元说：“这是县府给你们的薪饷，今后应由官
府领导。县府决定封马尚德为自卫团团^长，现在就命令马团
长出来接封！”

他的话音一停，唢呐响器又吹打起来。然而，吹打了好
一会，却不见马尚德出来，场上数万双嘲笑的眼睛看着王少
渠，使他惶惶不安，额头上滚下滴滴虚汗。他自觉难以下
台，忙又满脸堆笑地说：“诸位还有什么要求，日后请到县
府交涉，本职一定尽心尽力。”说完，示意差役扶他下台。



“站住！”这时，马尚德突然一声吼叫，使毫无戒备的伪县长猛然一惊，刚迈出的脚登了空，一屁股蹲在方桌上，引得农军们哄堂大笑。伪县长正要发怒，一见过来的是马尚德，一骨碌爬了起来，笑脸相迎地说：“马尚德，不，马团长，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。”

马尚德登上另一张方桌，看到这个刮尽民脂民膏、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狗县长，满腔的阶级仇恨骤然升起。马尚德压了压胸中的火，含怒不露地对王少渠道：“王县长，你不是伙同李省三悬洋五千买我的人头吗？今日为何不出兵镇压，反而封官赠银，这岂不是咄咄怪事？”

“这——嘿嘿嘿，”王少渠尴尬地笑道：“那都是过去的事了，常言道：‘冤家宜解不宜结’嘛。如今，我也要积极拥护革命，愿为北伐效微薄之力呀！”

“哈哈哈，”马尚德突然大笑，“没想到你这个视国民革命为洪水猛兽的军阀政客，如今也想干革命！”

“对，对，不但本职拥护国民革命，连参谋长李省三都感到大势所趋，愿意和农军讲和，向北伐军靠拢！”

马尚德已看清敌人的阴谋，不动声色地说：“那好吧，愿意讲和需要按照国民革命的要求办事，你们马上放出被监禁的农民，取消一切苛捐杂税，交出四大劣绅，并将他们非法侵占的财产还给民众，命令驻城军队交出枪械，一切权力归农民协会所有。怎么样，能办到吗？”

“这……”王少渠如当头挨了一棍，半天不语，最后他耸了耸肩膀，表示无能为力：“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呀，一

切还要请示参谋长方可答复。”

这时，群众中爆发出一片吼声：

“别听他屎克螂打喷嚏——满口喷粪。”

“哼，又想当婊子，还要立牌坊。”

“他是军阀豪绅的看家狗，专咬咱穷人！”

王少渠听了，胖脸气得象猪肝一样，不由恼羞成怒：

“你、你们太放肆了，别忘了，我现在还是一县之长，你们要反了？”

马尚德轻蔑的冷笑道：“这回算你说对了，不但我们反了，全国的农民都反了，莫说你这个县长，就连你们的吴大帅，北洋政府的大总统，我们也要拉下马！”说着从背上拔下七星剑，将木牌一刀两半：“想收买农会么，除非破牌重合！”

王少渠心里害怕，嘴里还在威胁着：“马尚德，你不要太不自量，第八军能打善战，后方援兵即将开到，你如果一意孤行，后果将不堪设想！”

“放屁！”柳单要二目瞪圆，“第八军再多不过是一群蚂蚁，顶不住俺一泡尿浇，今个我倒要你这个狗官知道俺柳单要的厉害！”说着一脚朝王少渠站的那张方桌踢去，“哗啦”一声，方桌四腿朝天，王少渠象个翻肚的蛤蟆，仰面倒在地上，喘着粗气。差役们见状，慌忙将他抬进轿里，柳单要大喝一声：“别让狗官跑了！”农友们洪水般地冲来，将官轿层层包围。柳单要用刀将轿帘挑开，厉声喝令：“滚出来！”农友们端着红缨枪，往轿上乱戳：“再不出来，就把

你戳成肉浆！”轿被戳烂了，王少渠还赖着不肯出来。柳单要伸出胳膊将他从轿里拽出来，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说：

“老子宰了你！”

“慢！”马尚德拦住道：“他不过是李省三的走狗，放他回去转告李省三，午夜之前若不交械投降，数万农军将要踏平县城，定斩不饶！”

王少渠闻听放他回城，连声道谢，忙示意差役扶他进轿，柳单要喝退差役：“他肚子下面有腿，让他自己滚！”王少渠没法，只好扭着屁股，一摇一摆地走出操练场，农民们见这个不可一世的县长的狼狈相，又爆发出一场大笑。

四

如血似火的晚霞，渐渐散去，喧闹的原野又涂上了神秘的夜色。

自从王少渠走后，农军便开始了紧张的部署。攻城总指挥马尚德首先派人扒毁铁路，封锁交通，堵死敌兵的退路，然后将农军分为三路包围县城，并指示围城的农军点燃篝火，不时地虚张声势，震慑敌心，逼他们出城突围。为了对付突然情况，又在南山留下一支预备队，随时向最需要的地方增援。一切布置妥当，他离开总指挥部向包围东门的农军走去。正走之中，他发现堆堆篝火旁又增添了不少农民，一打听，原来是周围的农民闻听农会攻打县城，拿起铡刀、铁叉、锄头等武器自动前来参战。这一来，三万农军顿时增加到五万。尚德看到这个场面，深受感动。他来到一堆篝火

旁，见一位白发老汉和几个老乡正帮忙捆绑登城的软梯，便坐到他们中间，边干边拉起话来：

“大爷，您今年高寿？”

老汉伸出指头比了比，张开没有牙齿的嘴巴：“七十单三岁了。”

尚德笑道：“常言道‘人过七十古来稀’，您老恁大岁数，为啥还来参战？”

老汉瞪了尚德一眼：“佘太君百岁还挂帅，我比他还年轻二十七岁哩！”

这一说，大伙都笑起来。

旁边的一个年轻农民说：“听说他参加过义和拳，又干过光蛋会，别看年岁大了，要枪使棍，几个棒劳力也难靠近他的身边！”

尚德对这位老人十分尊敬，关心地问：“您家里还有亲人吗？”

一句话触到了老汉伤心处，他颤抖着胡子，半晌才一字一泪地说：“都让狗日的第八军拆散光了。独生儿子被他们抓去当兵，活活打死。媳妇被他们糟塌后用刺刀捅死，老伴气得上吊寻了短见，如今只剩我……”老汉说不下去了，双手捂住脸失声痛哭起来。

这时周围的农友围了过来，都流下了同情的眼泪。马尚德是个轻易不肯流泪的硬汉子，也禁不住落泪了。他安慰老汉说：“大爷，血债要用血来还，这次我们打进城，一定替你一家人报仇雪恨。”说着双手递给老汉一碗热茶。